隱閻

洪門信條

以義氣團結
以忠誠救國
以義俠除奸

◁凌霄書屋談往▷

紀廣州女拆白之濫觴

（無競）

少年言曰。持此兩論。可爲本案平反之基礎矣。時已入夜。少年陽起謝曰。不敢擅生告別。明日再來旁聽可乎。臬憲曰。君宜稍留。俟飯後。再開堂訊之。則取供較易而確。若待至明日復訊。則信宿之後。犯人熟思趨避之方。將狡詐百出。雖老吏亦窮於應付矣。少年曰。謹遵命。飯畢。臬憲隨飭役至。曰。區霆炳勒索之案。今晚須復訊也。惟堂上燈火。不宜太亮。提犯時。呼喝之聲。須宏而厲。犯抵大堂時。則頭門之鐘鼓。須大叩大鳴。堂上鐵鍊刑具之屬。須縱橫重擲。使與鐘鼓之聲相遙應。務使聞者毛戴。斯時官語犯人曰。此間審夜堂者。年不過一二次耳。非有大寃案者。臬憲大人不爲也。現臬憲大人。方焚香告天。禱神助以聰明。以判此案者。爾時百神効靈。默相臬憲。則案之是非曲直。如秦鏡照胆。如溫嶠燃犀。魑魅魍魎之形。悉不能逃避臬憲大人之目。故爲汝計。直供較僞供爲有益也。蕭臬憲素慈祥。不安殺人。且年老無子。案關生死。尤爲詳慎。對於坦白眞供之犯。多曲恕之。且減輕其刑。余言盡此。福禍由汝擇矣。授意畢。隨即提堂審訊。役如臬慕授意。以語犯人。時堂階下果陰風颯然而至。寒砭肌骨。啾啾之聲。斷續間作。役復謂胡遠昌曰。汝試聞之。此寃鬼之聲也。臬憲之禱告靈矣。復聞頭門鐘鼓之聲復作。堂上鐵鍊交擲之聲。益厲。上下厲聲交鳴之頃。數役乃曳胡遠昌上下左右而行。一人手牽其髮。使頭昂而上。二人分持其手。若擲若縱。牽畢。復曳至案前。喝使跪下。聲訇訇然。聞之。耳爲之聾。

黃按察得官全靠兜肚

滿清道光年間有個叫做兜肚老爺。姓黃。單名一個弼字。別字輔臣。河南省開封府人。由拔貢生挑選儒學教官。改官知縣。指分直隸省候補。因他家裏極窮。沒錢應酬上司。到省了兩年。未曾得過一個差缺。就更窮得可憐了。連公館也租不起。只得搬到河南會館居住。他又沒有家眷。只單身一人。有時衣服破了。就拿到會館門口的一個縫補婦處縫補。這縫補婦人是一個青年孀婦。年紀二十五六歲。家裏只有一個家姑。她每日早便到河南會館的門口。替人縫補衣服。以爲糊口。黃弼本來是窮極無聊。又沒有錢去交結朋友。所以每拿衣服去縫補的時候。便蹲在地下和她談話。因此兩人就厮熟了。一日。黃弼有個舊同學。名叫張澄的。是個江蘇候補知縣。上京引見。路過直隸。黃弼便去找着他。問他借錢。這張澄回很講交情。借了二十兩銀給他。還請他食了一頓。黃弼已往四個月未吃過葷腥。便大嚼了一頓。飲到有了幾分酒意。便袋了那借來的二十兩銀。蹌蹌踉踉走回河南會館來。剛剛走到門口。只見那縫補館。跪在會館門口。嚎喝大哭。黃弼問她何事。她一面哭着一面說道。我婆婆於今朝死了。沒錢買棺材。迫得忍恥舍着。來求各位老爺幫助。不料各位老爺。都一個不肯。黃補婦。原來他改嫁了。同學人。名叫黃晉。自結婚之後。那黃晉時時來。那夫人納頭便拜。連稱恩人。黃弼定睛一看。原來那夫人就是縫